

少年毛子

「媽，你為什麼在這裡啊？」

「唉呦，我來找你啊，你又都不回家，整天就知道唸書，也不打個電話，打給你又隨便敷衍我兩句……」

在一陣熟悉的叨念下，毛子的媽媽王阿姨提著兩袋行李，擠進了他不過六坪大的套房，開始了母子倆的同居生活。

今年剛升上大一的他沒抽中宿舍，只好靠著各種補助金、獎學金和打工的錢租下這間離學校算不上近的房间。

毛子稱得上學霸，但他不是天才型的學生，一切都是苦讀而來，雖然他總是吊兒啣噐的樣子，一點也不像整個求學階段都在領獎學金的人。他對穿著也很講究，絕不讓人看出他家境貧窮，不是那幾個運動品牌的不穿，實際上那都是過季的打折品，從來也沒人看得出來。

「你又要跑哪去？七晚八晚還要跑出去？」

「你小聲點好不好？被隔壁的發現很奇怪欸。還有你到底甚麼時候要回家？」

「奇怪，媽媽來看你一下不行嗎，急什麼急啊。生你養你這麼大……」

「你就跟我講你甚麼時候要回去，可以嗎？」

「嗯……我看你一個人在這邊，吃也不好好吃，也不好好睡覺……」

「講、重、點。」

「好啦，其實媽媽我——」

王阿姨欠了一筆債，房子被銀行收走了，無家可歸，於是她只好來投靠毛子。一直以來她都靠投資股票支撐家計，並沒有穩定的工作收入，至於毛子他爸，早不知道跑哪裡去了。

自此王阿姨搬進毛子家後，毛子待在家裡的時間變多了，一方面是盯著阿姨有沒有亂跑；一方面是減少了跟朋友出去的次數以節省開支。同時，毛子辭掉了原本在藝廊的工作，轉而接下幾個家教。雖然原本的工作薪水不高，但他很喜歡那裏的氣氛和環境，但在這個時機點，他得實際點。

「嗨。」

「．．．嗨。」

在共用陽台錯身而過的鄰居看了眼毛子手上的衣服堆，那件能登上菜市場歐巴桑暢銷榜的桃紅色豹紋假荷葉邊長版毛衫大大方方地躺在最上方。毛子看懂了鄰居的尷尬眼色，明白自己八成是被當成有著超熟齡女友的小白臉了。對他極薄的臉皮而言，使他羞愧到無地自容的事還有千百件。

例如王阿姨習慣把樟腦丸放在衣櫃裡除蟲，而衣服上滿是這種味道的毛子，被兄弟們調侃是到哪裡風流了沾了陳年老女人的霉味；例如偶爾跟朋友吃宵夜，一過十一點就會不斷接到催促他回家的電話；例如王阿姨時不時會下廚煮點東西，都會幫毛子裝了份，叫他帶去學校當午餐吃，這也免不了兄弟們一番揶揄。

總結下來，那幫酒肉朋友們下了個定論：毛子這小鬼窮到去被富婆包養了，可能還稱不上富，頂多就是個剛退休、每個月收收房租過活、母愛氾濫的中年婦女。他們不知道的是，別說是被”富婆”包養了，毛子還得為”富婆”還錢呢。

毛子面對這種半開玩笑的嘲諷，總是一臉漫不經心地回答不甘他們的事，心底那張薄臉皮早就被刮的滿是血痕。

王阿姨倒是過得挺自在，每天大清早在租屋處附近的國小操場做早操，認識了附近幾個唯恐天下不亂的婆婆媽媽們。

當婆媽們不免俗對王阿姨來一場身家調查之連環發問時，王阿姨扯了謊，稱自己的兒子搬去美國，在矽谷當工程師了，自己和丈夫決定搬到比較安靜的區域，換間小房子過兩人生活。這情報很快的流傳在街坊鄰居間，但精明如這群大嬸，早從服裝行為窺知一二，憑王阿姨的樣子能有個美國矽谷工程師兒子，那她們兒子都能上月球當太空人了。

轉眼間，這母子倆擠在這小房間已經快兩個月了，毛子卻絲毫沒有習慣王阿姨的叨念，在這無處閃躲的小空間裡，為了不被鄰居發現，毛子總忍著不對阿姨大小聲，語氣差是難免，但從未無禮的頂撞。

期末近了，毛子的壓力也越來越大，除了顧自己的考試，還得顧好手上好幾個家教學生的期末考，王阿姨卻千篇一律的唸著：

「兒子，別念書了。再唸下去腦子要硬掉了。那天林太太說，那誰家的兒子唸到都發瘋了你知道嗎，人生不是只有念書，交朋友也很重要，像媽媽一樣，剛來這邊就交了一群朋友，每天．．．」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唸了，我拜託你。」

「好啦好啦，我知道我煩、我囉嗦，但你真的該聽媽媽的，去跟朋友放鬆一下。」

「我不每次出去你都要打電話來催的嗎？」

「哎！沒人說出去玩要玩到七晚八晚的呀！你們年輕人，就是這樣都不好好睡覺，等到老了……」

「好了好了，我平常白天也要上課，傍晚也有事，沒時間出去玩，好嗎？」

「對對對，你大少爺最忙，每天都不知道在忙什麼，忙到都沒時間回家陪媽媽……」

毛子咚的一聲把頭撞向桌子，臉埋在厚厚的原文書裡，肩膀顫抖著，像是用盡全身的力氣在保持冷靜。

「我已經盡力了，拜託你別再說了。」

看到毛子瀕臨崩潰，即便是王阿姨，這時也識相的閉上嘴巴。

隔日一早，毛子在書桌上醒來，王阿姨早已經去了國小做早操了。看到桌上又是一盒便當，毛子的內心深感愧疚，他早知道自己的媽媽是這種個性，從小就她一個人辛苦的拉拔自己長大，有甚麼事是他不能忍的，應該對媽媽更有耐心才是。

他起身伸了個懶腰，習慣性的拿起手機檢查自己的電子信箱，發現一則通知。

「恭喜毛○○同學獲得本年度工學院卓越學習獎」

那可是價值 20 萬元的大獎項，全工學院每年就一個，毛子不顧身上還穿著領口鬆掉的荷葉邊 t 恤睡衣和高中運動短褲，套了件舊外套、腳上踩著夾腳拖就往國小操場衝。遠遠的，他看到王阿姨的身影，他不顧形象地邊跑邊大喊：

「媽！媽！20 萬！20 萬！」

直到他站定了在王阿姨面前，他大口喘著氣，仍然唸著：

「20萬欸！好爽！至少可以……」

「王太太，這是你兒子嗎？」

「可是你兒子不是在矽谷當工程師嗎？」

「對呀，什麼20萬？會不會瘋子是認錯人啦？」

眾婆媽們打量了毛子的穿著，露出了嫌棄的表情。同時在心底冷笑著：「她兒子果真是個窮酸鬼。」

王阿姨一時語塞，木然的點了點頭。

「小弟弟，你認錯了吧？」

毛子那張薄如宣紙般的臉皮徹底被這句話燒破，羞愧的紅蔓延整張臉，只剩連著幾天熬夜的黑眼圈沒被蓋過。

「喔，抱歉。」

毛子轉身快步離去。他想低著頭，不想被任何人瞧見；卻又想抬著頭，不讓眼淚流出來。

回到房間裡的毛子冷靜了會，再次拿出了手機，打開那封信，發現所謂毛○○同學並不是指他，而是位大四的學生，他無奈又感傷的笑了笑，說的也是，這種舉足輕重的獎項哪輪得到毛子這樣的大一菜鳥。

「我真的糗斃了。」毛子心裡想著，接著蹲坐在地，把臉深深的埋在枕頭裡哭，即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不想被任何人聽見自己的脆弱和悲傷。

王阿姨一進房間，看到毛子的樣子不敢靠近，只站在門口試圖要緩和氣氛。

「媽媽也不是故意的，他們一直問我，這樣講比較不用解釋那麼多啊，總不能跟他們說媽媽欠債吧？是吧？你剛剛反應也很快啊很棒啊。」

毛子緩緩起身，拿了桌上的安全帽，面無表情地繞過王阿姨，下樓跨上摩托車離開了，他騎去每個朋友們曾找他一起去玩，而他錯過的地方；騎去藝廊，透著玻璃看著自己過去閒暇時最愛欣賞的畫。等他晚上回到家時，王阿姨已經離開了，桌上放著毛子老家的房屋契約和一些債券影本。

寒假，毛子終於回了老家。在一陣王阿姨一如既往地嘮叨後，一切像是從來沒發生過。

幾小時前毛子在慶祝買下人生第一間房子的聚會上少見的喝了個爛醉，我費盡千辛萬苦把他扛回家，躺在沙發上的他拉著我的手說了這個故事，中間穿插罵著自己當時有多不爭氣和不肖，才讓王阿姨不惜撒這種謊，就為了能看看、照顧他，但現在他爭氣了，搬完家後他要向我求婚，接我和王阿姨去新房子住，不要再讓她一個人孤單的住在老家。毛子這傢伙也真是的，求婚計畫都講的一清二楚，這要我到時候怎麼裝出吃驚感動的樣子。

但他不知道，這個故事王阿姨早跟我說過了，她始終拉不下臉來重揭過往的難堪，曾經我努力地勸她要解開誤會，但現在我開始覺得，或許有了對彼此的愛，原諒早就是必然。